

世界文學名著

社會的厭討

巴越浪著

王了譯

第 3994 號

LE MONDE OÙ  
L'ON S'ENNUIE

By

EDOUARD PAILLÉRON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824.4

10.95

世界文學名著

討厭的社會

蘇子航  
學  
PDG

刃版

(二〇四六九)

厭的社會一册

ou l'ou sehnue

價大洋陸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Edouard Paillon

譯述者

王了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一六四一上

PDG

## 著者自序

假使有人在這本戲劇裏找出些當代的人物來，我也不覺得奇怪。凡是描寫性情的戲劇裏頭，一定可以找得出當代的人物；譬如在醫書裏頭一定可以發見些病症一般。

實際上乃是，我對於個人的描寫，與對於一個敍雅廳的描寫，並沒有多少分別。我製造我那些人型的時候，的確把好些敍雅廳與好些個人的特性做我的標本；但是，叫我向什麼地方找去呢？

只因是人型而不是肖像，所以每一個人型給人家傳會至於五個當代的人物。

他們自以為是我的模特兒，以為我在描寫他們；實則他們與我的劇中人物很有一個區別：一則忠厚，一則陰謀；一則真才實學，一則純盜虛聲；一則藉才學而上進，一則但有上進的才學而已。

再者，縱使我的劇中人走路像「先生」或裝束像「夫人」，這算得什麼證據？一個可笑的  
人物往往像某一個人而且不止像一個人。這不成爲問題。我這裏也沒有「先生」也沒有「  
夫人」。假使大家在劇本裏假裝到處看見些當代人物，於是假裝發怒，這種傾向，實足以使現  
代風俗的研究沒有可能性了。

戲劇自有牠的權限：先是尊重自身，其次是尊重他人。我自信不會超過了這權限。

##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巴越浪 (Edouard Pailleron) 一八三四年生於巴黎。一八九九年逝世。生平的傑作是下絃 (Le Dernier quartier, 1863) 假家庭 (les Faux Menages, 1869) 青春的初期 (L'Age ingrat, 1878) 光芒 (L'Étincelle, 1879) 討厭的社會 (le Monde où l'on s'ennuie, 1881) 小老鼠 (La souris 1887) 等劇。尤以討厭的社會爲最著名。他被選入法蘭西碩學院 (l'Académie Française)。

巴越浪的戲劇的特色在乎輕盈而有逸致。他的造句詩巧妙處，實在是別人比不上的。討厭的社會於一八八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次開演於法蘭西戲院，此後每年必演許多次（最近的一次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這是一本描寫法國上流社會的戲劇。劇中所謂敘雅廳 (Salon) 有人譯音叫做「沙龍」，乃是一班政客文人聚集的地方。

這種敝雅廳的主人往往是貴族婦人。劇中保羅所謂：「許多人的名譽地位選舉都在這兒做，在這兒改造，在這兒高價發賣。外面掛着文學與藝術的招牌，裏頭却是一班滑頭的人在做生意。這兒乃是國務院的小門，碩學院的外廳，成功的實驗室。」巴越浪這一本戲劇的主腦在此。

十九年三月九日譯者於巴黎。

# 討厭的社會

劇分三幕

時間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地點 聖日耳曼雪蘭夫人的府第

登場人物

畢拉克

洛歇雪蘭

保羅賴孟

討厭的社會

杜洛涅

伯利葉將軍

衛洛

福朗素華

聖賚羅

蓋亞克

邁爾希樂布恩

米烈

賈威爾公爵夫人

盧登夫人

霞痕賴孟

綠西華特桑

胥珊衛里葉

雪蘭伯爵夫人

阿麗柯夫人

布恩夫人

聖賈羅夫人

## 第一幕

### 佈景

一個客廳。廳的後方一門開着，直達另一個大廳。第一排與第三排各有門。左邊，二門之間，有一具鋼琴。第一排的右邊有一門，更高些，還有一個裝玻璃的通過室，一個門口，下面便是花園。左邊一張桌子。桌子兩邊各有椅子。右邊一張小桌，安樂椅，靠背椅，小椅子等……

### 第一齣

福朗素華（獨自一人）（其後）綠西。

福朗素華（在桌子上找東西，桌子上滿堆着文件。）這不會在那上頭，也不會在那裏頭：

唯物論雜誌……演講錄……博學日報……（綠西入）

綠西 喂，福朗素華，您找着了那一封信嗎？

福朗素華 不，密司綠西，還沒有找着呢。

綠西 這是一封沒有信封的信，是玫瑰色紙的。

福朗素華 有密司華特桑的名字在上面嗎？

綠西 我同您說過這是我的嗎？

福朗素華 但是……

綠西 總之，您是不會找着的了？

福朗素華 還不會；但是我還要找，還要問……

綠西 不，不要問，問也沒有用處！只一層，既然我想要，煩您仍舊找找看。您從您交信給我們

的地方找起，直找到這廳子裏爲止。決不會落在別的地方的……請您找罷！……請您找罷！……請您找罷！……

第二齣

福朗素華（其後）霞痕，保羅賴孟。

福朗素華（獨自一人，回到桌前。）「請您找罷！請您找罷！」……殖民地雜誌！外交雜誌！

考古學雜誌！

霞痕（入，歡喜地說。）「呀！有人在這裏了！（向福朗素華）雪蘭夫人……」

保羅（拉她的手，低聲。）「噓！……（莊嚴地向福朗素華）雪蘭伯爵夫人此刻在府裏嗎？」

福朗素華 是的，先生。

霞痕（歡喜地）「好！那麼，請您去告訴她，說保羅與保羅夫人……」

保羅（又拉她的手，低聽噓了一噓，然後冷冷地向福朗素華。）「請您稟告伯爵夫人，說阿」

歇尼知縣賴孟與賴孟夫人從巴黎來，在客廳裏等候。

霞痕 還說……

保羅（又拉她的手，低聲。） 噓！向福朗素華）好朋友，去罷……

福朗素華 是的，縣長先生。（自語）這是新結婚的夫婦……（高聲）我替縣長先生卸

行李好不好？……

（他接過那兩個來人的行李出。）

霞痕 呀！這個！但是，保羅……

保羅 這兒沒有保羅，該叫「賴孟先生。」（註一）

霞痕 怎麼？你想……

保羅 這兒沒有「你」，該叫「您」，我早已同你說過了。（註二）

霞痕（笑） 呀！這嘴臉……

（註一）在法國上流社會裏，大庭廣衆之中，夫婦互相稱姓不稱名。稱「您」不稱「你」。

保羅 這兒不許笑，我請求您。

霞痕 好！那麼，您要罵我嗎？

（她上前擁抱，嚇得他連忙掙脫。）

保羅 賤骨頭！專找最壞的事兒做！

霞痕 呀！我討厭你了……

保羅 真的！這一次，你真有規矩！我在火車上同你說過的話，你都忘記了嗎？

霞痕 我以爲是你說笑話的。

保羅 說笑話！在這兒說笑話嗎？你看，你願意不願意做知府太太？

霞痕 願意的，如果我喜歡的話。

保羅 好，那麼，你自己檢點罷，我求你自己檢點罷！我還叫你做「你」，因爲只有我們兩人在這裏；等一會到了大庭廣衆之中，我們該叫「您」，時時刻刻是「您」！我榮幸得很，

雪蘭伯爵夫人邀請我來介紹我的少年妻子，還請我在聖日耳曼她的府裏住幾天。巴

「黎只有三四個最有勢力的「敘雅廳」雪蘭夫人的廳子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到這裏來，並不爲的是消遣。我進來的時候是知縣，出去的時候該是知府纔好。一切的關係在她，在我，在你！」

霞痕 在我嗎？……怎麼在我嗎？

保羅 自然啦。社會上批評一個男人，往往以他的妻子爲標準。這倒是很合理的事情。因此你就該當心！你應該莊重而不驕傲，微笑而帶深思；眼睛要看得準，耳朵要聽得多，口裏要說得少！恭維的話儘管你說，越多越妙；敘述的話也很有用處，該多說，却要說得短，說得深；哲學上是黑格爾；文學上是約翰保羅；政治上……

霞痕 我是不談政治的。

保羅 這兒所有一切的女人都是談政治的。

霞痕 我一點兒不懂。

保羅 她們也是一點兒不懂啊！不要緊，談總是要談的！你談布芬多夫與馬俠威爾，（註一）

把他們當做你的親戚；你又談三十主教會議，（註二）好像是你做主席似的。至於說到消遣的方法，我所許可你說的乃是房中的小音樂，花園裏的散步，還有便是打「懷斯特」牌。再者，還談些長袍子……我低聲告訴你幾個拉丁字，作為你談話的資料……我希望在一個禮拜內，人家談起你的時候，都說：「呀！呀！這一位賴孟夫人，怕不是一個總長的妻子嗎？」你該曉得，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當人家說某婦人是一個總長夫人的時候，她的丈夫不是總長也差不多了。

霞痕 怎麼？你想做總長嗎？

保羅 你說哩！我不願意人家特別注意我，把我看做例外！

霞痕 但是，雪蘭夫人既然是一個反對派，你還能夠等候她的什麼位置呢？

（註一）布芬多夫（Pufendorf, 1632—1694）是德國的政論家；馬俠威爾（Machiavelli, 1469—1527）是意大利的政論家。

（註二）三十主教會議（Concile de Trente）1545—1563。